

全宋詩

全宋詩

第一三冊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
傅璇琮 倪其心
孫欽善 陳新 許逸民 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 號

書 名: 全 宋 詩 第 一 三 冊

責 任 者: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標準書號: ISBN 7-301-02097-X/I·288

出 版 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地 址: 北京大學校內

郵政編碼: 100871

排 印 者: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

發 行 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版本記錄: 850×1168毫米 32開本 22.625印張 724千字

1993年9月第一版 199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4,000冊

定 價: 24.00元

編纂委員會顧問

王起

周林

周紹良

啟功

程千帆

鄧廣銘

錢仲聯

繆鉞

編纂委員會

孔凡禮

王嵐

王麗萍

安平秋

李致忠

宋祥瑞

吳鷗

金開誠

馬秀娟

高秀芳

孫欽善

陳新

陳捷

倪其心

許紅霞

許逸民

張弘泓

張躍明

傅璇琮

楊忠

裴汝誠

趙前

劉瑛

嚴紹璽

羅琳

樂貴明

本冊責任編委

王 嵐 王麗萍

吳 鷗

高秀芳

張弘泓

本冊資料人員

朱寶模 姚兆寧

徐永強

劉 雯

參加本冊整理者

王 嵐 田瑞娟

沈中明

汪 珏

李正宇

李可風 吳 鷗

馬辛民

許紅霞

許逸民

康笑菲 張弘泓

陳永豐

陳 捷

陳曉蘭

劉 佳 劉 瑛

劉國棠

蕭魯陽

盧新寧

叢中笑

(以上姓氏筆劃為序)

錢 序

唐詩宋詩，世所稱我國古代詩歌並峙之雙峰也。唐詩有《全唐詩》之總匯，又有今人《外編》之補苴罅漏矣。而天水朝之詩，尚未都為一全集，此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所以成立《全宋詩》編纂委員會，肩此巨任而義無旁貸，俾承學者有以睹大海之汪洋，據其全而證此雙峰果足以並峙於霄壤與否也。然唐詩之與宋詩，是否有正閏高下之殊，初非衆喙一致者；而《全宋詩》較《全唐詩》之纂輯，孰難孰易？皆不可以無說。

禹域之治詩學者衆矣，皆以其所宗，為不可加矣。尊唐者貶宋，嚴羽、明七子是也。揚宋者抑唐，劉克莊、方孝孺是也。宗八代者自八代而上溯風騷，所宗彌古，其門廡彌隘，而攢斥彌廣，至謂「自《商頌》以來，歌詩失紀。」中國廢興之際，樞於中唐，詩賦亦由是不競。「訖於宋世，小說雜傳禪家方技之言，莫不徵引。」宋世詩勢已盡，故其吟咏情性，多在燕樂。「今宜取近體一切斷之。唐以後詩，但以參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語則不足誦。」（《國故論衡》卷中《辨詩》）此與「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論者，昌言「唐之詩，宋之詞」，「後世莫能繼」（《宋元戲曲史·自序》）者奚異焉。然宋詞果超於宋詩乎？論者以為宋詞能抒詩歌所不能抒之燕婉要眇之情，由詩體拘於五七言，無詞體長短百變，自由運行之妙也，亦由於詞適於淺斟低唱所需，而宋詩尚意，言情非所長，故宋詞得以勝詩也。是說也，拘墟之論也。今讀兩宋大家之

詩集而知其不然，試舉其隅。陸游能為《釵頭鳳》詞，而其於沈園所為七言律絕，其抒情之深婉不特與詞同，且過之矣。斯知詞家所能表之詞心、詞境，詩家固優為之也。至於宋世已有新興之詞，同時之詩，即不容與之抗衡並超越之乎？此則決於宋詩本身生機是否已竭，今讀兩宋大家之詩集，而知「宋世詩勢已盡」之說為不然。宋詩流派之衆多，內容之充實，藝術之精湛，其紀事徵史之作，美輪美奐者，更為詞家所不能為也。故糾彼貶宋者偏激之談，近世詩論家陳衍乃謂「詩莫盛於三元，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沈曾植謂「三元皆外國探險家覓新世界，殖民政策，開埠頭本領」。（俱見《石遺室詩話》卷一）陳衍復以唐、宋二代之詩，擬於殷、商二代之創業與中興，譬唐諸大家為殷、周開國伊尹、周公之倫，宋諸大家則殷、周中興之甘盤、傅說、方叔、召虎、尹吉甫之倫。（其說見《宋詩精華錄》）此繼承與發展辨證之言，持平之論，為得帝之懸解者也。然則宋詩固不讓於詞，且勝於詞矣。宋源於唐，又出一奇，所謂「一波纔動萬波隨」者，變態百出而未有盡。唐、宋各擅其長，互補其闕。唐之《奉先詠懷》《北征》《秋日夔府詠懷》《連昌》《長恨》《南山》《行次西郊》《秦婦吟》諸巨篇，宋大家集中無之；而宋人汪元量《湖州歌》《越州歌》諸巨型七絕史詩組詩，開後世《己亥雜詩》《咄咄吟》之先河者，唐人亦無有也。況《全唐詩》已有成書在，論者可據其全而知其犖犖大者；宋詩則不爾，礦藏待發者尚多，此則《全宋詩》之纂，所以刻不容緩也。

雖然，我見其難也。曷言之？玄曄之命彭定求等十人編纂《全唐詩》也，其時唐詩之存世者，家不過二千二百餘篇，不過四萬八千九百餘而已，今人《外編》，增益無多。非如宋詩作者，今日已可考知者不下九千人，倍四於《全唐詩》，此則求全之難一也。《全唐詩》之纂，時已有明胡震亨《唐音統籤》、清初季

全宋詩卷七二七

韋驥一

韋驥（一〇三三—一一〇五），原名讓，字子駿，世居衢州，父徙錢塘（今浙江杭州）。仁宗皇祐五年（一〇五三）進士，調睦州壽昌縣尉，以母喪不赴。服闋後官興國軍司理參軍，歷知婺州武義縣、袁州萍鄉縣、通州海門縣，通判滁州、楚州。入爲少府監主簿。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擢利州路轉運判官，移福建路。元祐七年，召爲主客郎中（《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七七）。久之，出爲夔州路提點刑獄，知明州。晚年提舉杭州洞霄宮。徽宗崇寧四年卒，年七十三。有文集二十卷，賦二十卷，今存《錢塘集》有缺佚。《咸淳臨安志》卷六六有傳。

韋驥詩，以清丁丙嘉惠堂刊瓶花齋吳氏影寫宋乾道本《錢塘韋先生文集》爲底本，校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另從《永樂大典》中輯得集外詩四首，附于卷末。

和鄧舍人讀之罍碑二十韵

之罍之碑何所刻，昔者秦人紀秦德。風鏤日鏤斷璞昏，雨暴冰殘老龜坼。微芒遺字三四行，容易歷年千五百。文詞事實可考求，賴有子長修簡策。始皇末年氣益矜，輕視天下夸功名。玉墀金戶厭宮殿，不遠萬里爲游行。鼓鐘帷帳不移徙，所至毫髮皆如情。溫寒清暑迴造化，絕深度險安經營。徐市盧生巧窺測，浪語神仙致君惑。東巡亟欲見三山，從此海壖來轍迹。神仙杳邈不可攀，六龍迴首滄波碧。從臣無

以慰躊躇，請陳勲業刊諸石。高文大句如形容，將以榮耀傳無窮。銀鉤玉箸勒未久，變故恍惚如飄風。人心悲望鬼神怒，瀉池神怪俄符同。禍秦非胡日四庫本作胡在國，長城未畢咸陽空。空遺此石蒼崖裏，萬古悠悠辨終始。雖然篆刻半缺訛，至今不得藏虛美。世人往往愛瑰奇，蠟澤松烟印之紙。覽觀莫不哀所為，豈獨玩焉而已矣。

送皮獻臣郎中赴河朔提按使羅 袁州作

明公器業真無敵，術學精深貫今昔。胸中應變勇所為，韜養許誰窺畛域。立朝壯齒名已高，君相都俞采風跡。擢從畿邑超等倫，真之計府憑宣力。古來才盛多見排，議論波濤起尋尺。剖符江表雖左遷，憤恤何嘗動顏色。原作邑，據四庫本改惟思補報誠益勤，奚翅循牆驚龍錫。鋤姦整敝皆得要，百事詳求不容隙。宜陽編戶十萬餘，疲瘵彌年逢藥石。旄倪愛戴憂公去，口頌心祈繼朝夕。除書忽爾天上來，借寇無緣徒悵惜。汝曹固恨奪慈父，上意其如念河北。河北近罹災變深，墊溺之餘病艱食。經營調度難其任，正是廟堂精選擇。此時委寄非平時，賢者豈辭當遠適。長川六月風雲爽，冉冉雙旌標畫鷁。送行擁岸車馬稠，戀德尤多淚霑臆。袁民慎勿挽公舟，蚤看公歸廣膏澤。

觀劈石

籃輿遠冒西山色，宛轉羊腸踏寒碧。巖崖深處屢騰聲，何事晴雲多霹靂。尋聲迤邐過枯林，始見羣工劈山石。斧斤鋒刃奚足云，鐵楔縱橫乃為力。隨文察理以段致，大或尋常小盈尺。心冥手應出自然，不啻庖丁操騂韝。問其勤苦將胡為，驅車運致希酬直。牛山濯濯罹採伐，萌蘖悄如無夜息。此山遭值甚牛山，攻擊何年可終極。石頑人智其奈何，智巧反為天地賊。

和殘臘幽谷西遊適

晴光泛泛山之阿，谷禽朝飛聲已和。溪面冰消玉沙活，臨溪逆想春風過。忽來忽往祇隨興，驪從屏真殊無多。略挽梅梢數纖蕊，後日重來添幾何。

賦金橘得曲字

結根長江左，移植清流曲。朝暉斂夜霜，香苞間寒綠。落落黃金丸，堆盤照明玉。遠想洞庭姿，宜慙風韵俗。咀嚼聊一評，嗜甘毋見辱。

即席

金爐獸燄迴春律，碧瓊螳花資野逸。蠟枝翦斷玉蓮光，歌扇舞茵爭秀出。主人醉寶寶醉德，傾兀不慙冠武側。一時陳迹去莫追，此段清歡寧易得。

復用前韵謝和鄙篇以送行縣

耐衝曉霧狐裘密，亂踏寒霜馬蹄逸。徧行屬邑敢憚勞，樂歲償逋民易出。雲間想戀雙旌色，跋轡長坡首頻側。更懷珍句重見酬，一顆驪珠探領得。

和待梅花從一字至十字句

梅，遲迴。雪已消，花未開。傍山林館，近水亭臺。相期白玉蕊，數費碧雲才。況有冰霜對偶，且無蜂蝶嫌猜。含蓄清香知自負，包藏幽艷俟誰來。嶺頭信兮使騎未至，樓間怨兮角聲已哀。提壺秉筆兮酣詠其側，花神有知兮得不留心哉。

□□□題及詩句原空缺五行，行二十字，四庫本刪此殘詩

……藥傷才小補。此時得雨誠可歌，千里一情同鼓舞。邦人欽誦太守吟，太守憐民過慈父。

和新晴

晴溪綠于藍，舴艋隨風泛。春光一何明，山川在軒檻。杖履登青阜，牽條繫柔纜。追攀盡幽興，尋源達觴盞。

早春遊王氏園看牡丹約花開再遊探韻賦詩得早字

蜿蜒溪岸尋原缺，據四庫本補芳草，似覺城東春色早。並溪穿竹入幽林，已愛和風養華藻。參差彫檻木芍藥，細葉新抽看漸好。花開使節儻尚留，願奉清樽為花倒。

和留春亭席上送蘇判官

淮野征途人，鄰邦蓮幕客。飛鳥逸鞭聲，遙山引行色。歸歟況春近，林芳多甲坼。投宿可收燈，囊中夜光白。自注：以君得翰林新句，故有是云。

飲櫻桃園

拂閣尖出櫻桃表，花枝巧向春風裊。四座交飛白玉船，一聲相勸提壺鳥。搖搖畫隼青天杳，落日酣歌近芳草。撥開塵渙從清遊，安得樽前辭醉倒。

州宅牡丹盛開蒙翦欄中奇品見贈仍屬為短歌於席上

永陽州宅如仙隱，花藥妝春有畦畛。牡丹開處綠為欄，翠幕障風怯風緊。日高花醒一開筵，酒殘照花花自晒。東君不負禁林人，猛放滂葩肆鉤引。莫教狂雨妬清歡，狂雨來時似秋槿。主人愛客令翦送，一朵綠雲離玉筍。飲量恨非千丈陂，欲吸百潮還噪吻。殷勤厚意不可酬，謾作短歌羞不敏。

新泉

美泉在山人不知，美泉出山還有時。琅邪之東幽谷西，公來發此清漣漪。搜尋土脈示山叟，霜鏤入土荆榛披。逡巡方丈露澄瑩，十日爭看青琉璃。一之二之來甯沸，嶺猿驚嘯溪禽飛。呼工叢手斲白石，玉匣寶鑑生光輝。自從開鑿貯寒碧，朝雲夜月常遲遲。春華將近天氣爽，公携賓從何逶迤。回環欄楯照丹碧，顛倒旌旆浮葳蕤。飛觴弄翰不勝樂，梅柳恨不先芳菲。此時玩泉愛清切，異日飲德欽規為。甘香潤澤濟枯槁，源源難絕滁人思。

賦醪醑短歌少留行旆

醪醑高架凌春風，飄然疑與天香同。瓊英綠葉何玲瓏，開樽爛賞情無窮。把酒祝花花且記，玉堂仙人將整轡。柔條好為挽雲輶，少慰邦人戀軒意。

曉雨離銅山驛

北風吹雲頑不散，山雨蕭蕭夜將旦。起來勉強著征衣，索馬躊躇就途晏。岡泥漸滑沮遄邁，林靄正濃迷遠盼。旅懷慘鬱亦所宜，安得秋陽露霄漢。

宿景德方丈

塵迹走塵途，禪林少禪客。我來宿方丈，但愛秋月白。夜分始就寢，萬籟同一默。清輝滿紗幌，歸夢徒反側。木魚雖無心，琅琅動吾息。

鵝湖仁壽寺

環抱烟雲峰，坦夷杉松逕。古寺聊稅鞅，忻然遇幽勝。躋攀上崖閣，足以遠眺聽。秋花或丹紫，殘蟬尚

呼應。著處有佳趣，征途自無定。臨風誦韓詩，兩事皆害性。

石井泉

淺淺山下洞，澄澄洞中泉。泉聲寂無聞，泉色碧於天。解原作鮮，據四庫本改。纓不欲濯，瑩澈殊可憐。掬飲聊漱甘，顧我心常蠲。

上饒祥符寺山亭

時太守劉載酒率遊

聯舟以為梁，度溪即幽寺。危亭躡層雲，遠目得以肆。城中樓閣多，水外峰巒翠。地主喜載酒，相從車馬萃。客心正悠悠，嚴闥促回轡。

月巖

一等造化功，此巖以四庫本作何異絕。其高僅齊雲，中空杳如月。如月月不圓，望之光芒全。何人植蒼桂，婆娑亦相緣。凡物偶有象，愛好獨難偏。強名雖自人，所得重天然。詩人四庫本作者術巧思，或比蝕與弦。由來假借中，奚必加鑽研。

九日鳳凰寺

節物驚重九，區區尚山行。固無登高約，遲明即修程。下馬入古寺，榜懸鳳凰名。來巢古所傳，至今得微稱。拂席坐其堂，耳目一以清。欵然壯穉集，往往持盤饗。問其何以至，云此謝秋成。年年當此時，村落相經營。薄具煩釘餽，所將惟至誠。感此良自歎，吾生殆如萍。從仕徒袞袞，退亦無田耕。去歲嘗為客，今辰復遄征。佳節眼前過，有酒難獨傾。紫萸金菊花，何以為芳馨。豈如羣野人，蹄涔自紆情。行矣姑勉強，義命心所明。

過婺源諸嶺

古言行路難，非獨在險阻。茲焉婺源道，登嶺足勞苦。所四庫本作何謂路之難，其他未足數。躋攀上崎嶇，僅與猿狖伍。下臨萬丈崖，險黑不可睹。馬蹄長及腹，僕領幾著土。俯原作仰，據四庫本改盼飛鳥背，仰原作俯，據四庫本改躡游雲縷。藤蘿為所依，用力必審舉。終日踐羊腸，天寒汗如雨。凝結本無心，開鑿知強取。君不見世情險惡未易論，此嶺雖高前孰禦。

古金章

全椒民間二稚子，得金章於野，分而競焉，入於縣，縣以獻州。

黃金鑄印龜為紐，埋沒郊原已綿久。春泥深處觀耕蹄，臘雪銷時經獵走。臘去春來幾百年，年年寂寞無黃緣。不知何代何王賜，於此奚為獨墜捐。由來至寶寧長棄，一旦光輝難自祕。牧兒羣子兩窺觀，不識彫章祇知利。里胥白官官為收，歛從下邑歸之州。發囊放襲生精彩，十目爭視寒星流。粲然五字分明在，蒼龍副將軍所佩。將軍安在惟空名，方寸堅剛終不潰。物否而通理所宜，在人誰謂殊於斯。請看金印雜瓦礫，未逢採拾毋輕嗤。

中和堂

秋陽遠泛秋山色，越嶠連雲聳深碧。廓然千里會一堂，勢壓全吳迴無敵。古今貴耳不貴目，方丈蓬萊徒記籍。安知嚴麗非壺中，登覽渾疑脫塵迹。芙蓉耐霜紅兩行，杉檜凌空翠千尺。捲簾樽俎當清風，大白一飛羣慮釋。燁燁輝光生舊牓，公以中和樂邦職。又欽德操必有鄰，朝夕堂陰看七石。

寒菊

仲冬十三日

皎皎園中霜，鮮鮮砌間菊。長至破旬來，茲芳乃幽獨。豈其時使然，寒威未加肅。又豈各有命，榮謝分

遲速。如何纖柔質，堅可敵松竹。綠葉共威蕤，金英相陸續。究之得所自，養助為之福。去蠹誘童稚，翦蒿專野僕。恐弱即枝扶，憂乾必澆沃。北風賴密樊，朝暉借餘燠。侵牟絕蜂蝶，蹴蹂無雞鶩。得以保天材，隆冬尚芬馥。一溉必後枯，嵇生論尤篤。孟軻亦嘗歎，濯濯牛山木。奚獨物有是，在人宜慎毓。關節防疾疢，驅除先嗜慾。所養重於心，非徒口與腹。所履正乎道，非從險與曲。紛華靡交戰，伎害盡消逐。自然致沖和，久壽不遭促。持茲養生理，可繼喬松躅。興作寒菊詩，葩浮寧傳俗。

題君佐寓翁庵

人生擾擾無非寓，以寓名庵深得趣。寓翁之庵年月多，一日持文索詩句。乃知主意不在詩，欲以斯言昭未悟。吾儕又賦四庫本作寓翁庵，附贅懸疣聊復賦。三字原缺，據四庫本補

觀江都王畫拳毛騮

憶昔曾觀名畫記，畫馬獨貴江都王。當時所畫拳毛騮，聲名氣格凌有唐。太宗愛之自題識，縑素翕絕生輝光。何年流落傳人間，至今不泯猶珍藏。高堂邂逅一注目，彷彿神駿如騰驤。拳毛騮非凡馬匹，天駟之精為時出。虬鬚英主數跨鞍，出入戈鋌勢飄逸。穀州洛水血戰酣，電轉風馳萬人屈。櫟槍掃盡社稷牢，歸來始覺金創密。江都能事妙入神，落筆奪得造化真。星瞳月頰批竹耳，一毫不謬誠絕倫。時移物化丹青在，後世乃識真麒麟。寂寥莫繼數百載，四庫本作年世四庫本作其間唯有曹將軍。將軍畫馬超儔侶，於此區區奚足數。為圖謾雜師子花，忍使龍媒失其處。予知此畫名實兼，虛美安能動今古。歎嗟不足聊一歌，却愧辭華非杜甫。

求陳和叔草書千文

伯英臨池水黑，世稱草聖真無敵。逸少奇蹤昔所珍，曾為換鵝書道德。晚有張顛尤怪偉，意自公孫劍中得。由來傳播千百年，筆法至今為準的。近時此學雖彫零，妙絕何嘗虛賞識。唯公氣格出天然，揮掃能兼古人蹟。縱如烟海魚龍遊，俊若秋天鷹隼擊。斡旋舒慘在術內，心通手應難窺測。曩傳法帖久已寔，安得千文飽矜式。越溪明楮白於霜，畫水願公飛電墨。

謝中書張侍郎分惠賜冰

蒸雲熾結炎威稔，紫禁傳宣馳內品。頒冰首及輔臣家，三伏欵成秋氣凜。寒光瑩澈帶恩輝，圭角崢嶸出天稟。紅塵不敢傍朱門，溽暑何由近華寢。無瑕獨愜水精盤，薦冷潛被文石枕。池鳳應思引輕喙，鼎梅亦覲清餘飪。蝸廬窮處厭煩酷，嘉惠分霑幸尤甚。兒童驚目且相懼，蠅蚋竄身寧自審。荷公借潤變焦枯，食藥肺腸方渴飲。強持累句冒鈞衡，深愧才華非鮑沈。

暮夜還家得清叟所留二詩因以謝

暑雲結雨殊蒸鬱，騎馬天街塵土渤。汗漬巾冠溜墨珠，兩目昏眇睛四庫本生情忽忽。入門下馬意欵紆，一派清風偶飄拂。豁然自喜方自疑，短軸碧牋僮捧出。開卷知為清叟詩，濯熱蠲煩一何疾。清叟之詩豪且麗，筆力滂葩少儔匹。上篇首吟東府西壁之畫竹，彷彿龍孫見奇質。繼言手植湘川斑，一一琅玕露蕭瑟。次篇追憶錢塘西湖之荷花，十里紅香夢難必。形容模寫極纖妙，造物無心為之屈。緊余何幸併獲觀，冰飲玉壺清澈骨。須臾狂淫轟雷車，至寶似難安陋室。欲還却記古人言，在處護藏宜有物。且據鄙思醉所貽，無以續貂還見詰。

昨日輒以鄙句奉謝重辱長篇爲貺再藉來韵和答次韵

屋梁曉影初日曷，銀潢下沃崑岡焚。鐵騎騰突方追奔，瑣璣入水體自溫。翩翩夢翼飛天門，異香氣力能返魂。真珠傾瀉琉璃盆，青銅古鏡磨塵昏。知音聽鳳裁龍孫，重然寶劍垂荒墳。扶搖九萬觀化鯤，君詩體格能並存。大言軟語清兼渾，搜索物象窮乾坤。瓊牋碾出花無根，字字馥郁如芳蓀。至寶無價難輕論，洪波蕩縱長鯨吞。元化運轉通崑崙，探蹟不見雕鏤痕。胡為及我窮陋門，守護固乏育與賁。美材誰薦為犧樽，羈之疏布飾以琨，致用清廟非常恩。

和彥常看月

雙扉窈窕疑仙穴，鎖宿彌旬塵事絕。夜色蕭然鼓二更，四庫本作中聯步空庭望寒月。衆星掩抑天無雲，萬瓦鱗鱗帶霜雪。俯看腐草亦光輝，仰數冥鴻自行列。瑤臺十二好裴徊，銀界三千孰分別。鉤簾却坐未欲寢，況有高談助清澈。匆匆置酒當虛簷，餽蔌釘鉅殊微纖。長檠徹去不復用，豈假蜜炬徒炎炎。追思李杜篇章妙，亦有狂語時相兼。舉杯勸飲一何怪，斫桂浪恣尤難厭。豈如我輩賞以意，一觴一詠情何恬。興闌影側各分散，心月兩適俱無嫌。

謝鄭州張資政惠書寄酥十四韵

崢嶸歲律垂更舊，蕪室蕭然度清晝。追想牙旌欲首途，策羸取別嘗重復。躊躇去德不勝情，歸迫嚴闥僅能走。欬驚霜月再弦望，西向拳拳使心疚。心之疚兮日益深，使者踵門書忽授。燦然誨語盈累幅，字字輝華敵瓊瑋。殷勤瞻與奚所貽，紙尾復題酥以侑。開緘珍視未敢嘗，捧重臨風且三嗅。初疑黃玉可如泥，和以露華凝不溜。又訝仙膏久鍊成，自有光芒發昏翳。輕言豈學陸機對，以況尊羹一何謬。依稀乳酒下青雲，詩慕少陵慙淺陋。汪洋惠意不可酬，七箸姑停聊密覆。留向春朝助後觴，却望台星祝公壽。